

國

朝

奏

疏

國朝奏疏卷十四

蕭山 朱雲

黃儀

祠祀前

請崇郊祀配享之禮

周季琬

請舉措田之典

蕭震

請定雩祭

徐以升

舉秋板大禮

龔學海

請舉臘祭

曹秀先

請留齋宮舊制

鹿遵祖

登正北岳元聖祀典

粘本威

登正北湯祀典

徐元珙

充陵考

錢載

會議堯陵仍祀濮州

阿桂

再陳堯陵考

鈔載

禮拜長白山神

耀色

請武功告捷學宮

孫岳頌

請國學加崇祀典

劉惟楨

登正學宮從祀

李振祚

定孟廟從祀

孔昭煥

請崇配享之禮疏康熙六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季琬謹

至郊祀之期左述請崇祀

天之禮以光孝治至臣聞郊祀之典肇自黃虞因敬

天而大報本祖功宗功德比皆曰配享上帝

此治世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我

皇上紹膺大宝南郊大祀歲一舉行親承祖鬯以

太祖

太宗並配文著敬

天報本之誠惟是

世祖皇帝以創業垂統之君文法典武功並懋升
遊以來固已陟降左

帝左右矣但未奉

神主於郊壇則

皇上對越之際必以未冬愜之孝思也夫孝莫大乎
養父養父莫大於配天自古迄今未以受命
之君而不配天故名未以稱祖而不配天者
三代之君隆禮明樂備莫盛于周其時帝嘗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曰祭昊天於
園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

於明堂曰祖宗。又曰祖在始也。宗在尊也。神郊祖
宗皆祭祀以配食之名也。可見成周之世已及
四后並以配享。漢承秦波。禮樂廢墜。至孝武
太始四年乃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帝永平
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又光武配唐高宗。並慶
二年。詔園丘以高祖太宗並配。代宗永泰二年
春。祈夏雩。秋享。冬報。以太祖高祖太宗肅宗
分配。宋初制南郊地祇。及感生帝。凡七祭。以四
祖迭配。公仁宗皇祐二年。大享天地於明堂。
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儀如園丘。又詔南郊

名以三聖並值以洪武時合祀天地止孝仁宗
配至洪熙元年更立太祖太宗並配此歷代
祀天配享之大畧也由是觀因革損益原委
定制孝思不匿礼所以義起也我

國家混一寰區規模宏遠應綏使礼樂明備駕軼
百王今祁寒將至大祀南部為形不遠伏乞

皇上初下礼臣酌古準今修以祀典即奉

世祖皇帝之神主並享郊壇助於孝經爰父配

天之義汚合而曲尚矣

清舉行籍田之典疏康熙六年

管理序多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震謹

奏
由務農係致治之本

躬耕
由起化之原請

行籍
田播谷之典以垂示

天永命

之書。五。嘗考古記。孟夏之月。天子以元日。躬

谷於上帝。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詠候大夫。

躬耕帝籍。又祭統祭法。皆記籍田。蓋上供

郊廟之案。咸以穀。子夏所先。下念稼穡之艱。

難以拉柔。艾兆。雖俾。諸海內外。知厚生而

勤本業也。臣讀詩周成王籍田作載芟之
章。文治漢文帝景帝。詔行耕桑。帝視耕
后視桑。自是以降。漢武帝征和四年。唐太宗
貞觀二年。宋太宗端拱元年。仁宗明道二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皆躬行籍田。以勸天下先
艾。他載左史冊在。不可不讀也。我

世祖皇帝。斟酌百王。隨時因事。至於躬耕。子宜遵

循舊制。誅石見。行古憂勤。之後。身不棄
意農。子而能。牧理綏猷者也。六

皇上

百兩。躬躬。治上

聖神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莊太皇太后徽号

仁憲恪順皇太后徽号以隆尊

親之典奉

世祖配

天並修

賓錄以尊

皇極之建立

孝康莊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太后廟祭以昭不遷

之思

科臣

舉學謀經之語以重師儒之道固已祇承

先憲繼序不忘矣然而食居八政之先谷乃以育之一

連年以來業勤

克身之嗜咨惟是三農最苦而雖若多望治最切恭

逢

親政之時正父老扶杖拭目以覩太平之日凡諸用

人行政必以加惠元之在左

皇上如傷之心固云不致矣

躬耕而始見但耕籍乃

國冢一大典孔不而不及財舉行在尤不徒以女

也敢請

初部
詳定儀注以來年委擇吉進耜耜如農家式
樣勿多斷飾恭請

皇上躬祀

先農
由生民活命仍行三推之典年詔王大臣文武
百官以次秉耒耜布種稔之種俾庶人終畝志

然後享

天地於
郊壇祭

祖

宗於太
廟大孝蒸嘗於齊祫盛併祈居安思危慎修

思永致之為以故

天勅民為制治保邦之本則一起念間

天人交應慮幾天下百姓知

皇上一重農務本也相與車只伯亞旅以盡力南

畝播時百谷由是而春種以秋倉庾以實以周

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時戶

給人足計未數鈔豐比左相與烟火為里而理

和樂在手是則綏為邦為壹年直提

皇上一一身先之更活

皇上一一心造之矣

清定書祭天典疏乾隆七年

巡視北城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以升謹
西水旱閔恤民生請定祈禱之禮典以昭禱敬
五切惟堯水湯旱聖世不免災異之乘禱雨祈
晴古未原之特舉之禮我

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歲春夏以來畿輔地
方偶爾雨澤愆期原由遠矣災矣而
湯宮齋禱默致祈禱

易旨頒頒大沛鮮澤并

命禮臣設立壇場虔禱待禱仰見

聖主

如傷屢念由民法命之盡心臣切以爲禮典所
至五宜修舉按春秋傳曰虎見而雩蓋古之
雩祭之典所以由百谷祈膏雨也禮記祭法曰
雩祭祭水旱也月令仲夏 月命乃日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始雩祀百辟卿士
乃益于民也所以祈谷實是爲常雩乃若偶逢亢
旱則又乃雩周禮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春秋書
雩二十乃一故乃一日而再雩也旱甚也旱又因
旱而雩義雖不同要之雩祭之典自古乃有
考字義雩在吁嗟求雨之意其制列于壇于

南郊之旁故魯南門曰雩門是雩壇實其地矣自西漢之世雩禮始廢則禘祀天地宗廟晉永和時議制雩壇于國南部梁武始禘雩壇于南郊又改燔燎而徑故廢唐太宗又雩禮于南郊宋制孟夏雩禮昊天上帝於明雩壇立春之門外是歷代皆行雩也我

朝禮制具備會典名載焉

躬禘之儀狃于雩祭尚未復焉壇坫似屬闕典難

郊祀之禮亦云雷雨風雷之神與嶽鎮海瀆之位而禮

必有所未設乃于禘禘之典似覺更由誠敬周

詳伏乞

皇上

勅下禮臣博求典故詳考制度於京城之內擇

地建立霄壇倣古就見而霄之禮每年由朔擇

日致祭一次偶遇亢旱愆陽澤稀少即於望告

嶽鎮海渚及清俄山川能出雲雨衣以祈求雨澤

去方於各宮觀表祈禱再查祈雨祈晴至同一條

傷及兩小過多祈求開霽之至語絕祭法霄祭

祭水旱之例名於兩壇致禱庶禱敬克申於典

禮似為允協至僧道祇經考周禮五師神巫而

舞雲故古戶歲旱暴巫之說然聽子之對魯穆

公曰天則不兩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不已
踈矣今使道諷經求兩是名巫師之者也然揆
詎禮經考新禮制諷經之例臣愚以爲似可停止
其或及寺觀乃願祈求或名听女自始虔心不必
從子壇壝至怒止屠宰年至查開元間乃怒止屠
之例然稽之雩禮名用牲宰故雲漢之詩曰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古祀行祈雨未嘗怒屠且
使經祀小民各攻故業民間嫁娶等事身弓身未
便臣愚以爲屠宰似名不必禁止至于不理刑名
則各衙門子件整頓反致稽違淹滯則笞杖

等器不過懲儆刁頑原就大傷民命未必遂效
干和若概從寬釋愚頑之徒反為計名同姑
息養奸之漸臣愚以刑名案件似應照常
理臣又考之考曰王者惟以卿士惟月卿尹惟
日自古兩賜寒燠休咎攸關不特人君當講心
修省即大小臣工皆宜自省躬省職之思也于
直省府州縣名應並設雪壇俾長祈求之典臣
請嗣後京師地方或遇兩賜俱爾懲戒應被祈禱
皇上帝大內處虔誠致禱

特遣大臣官員詣壇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員

勅下

如何分班詣壇虔誦致禱及直省官員遇本地
方水旱詣壇祈禱之類伏乞

禮臣一併詳議酌定儀法遵照通行庶大典舉
而誦教照以對越

上帝

以消彌災眚而古禮咸備矣

請舉秋官報大禮乾隆十八年

光祿寺少卿加一級臣樊學海謹

奏為請舉秋報大禮以脩禮典以崇崇

聖治臣竊惟王者父天母地臣一如事視宗廟之

禮禘祫而外四時脩享其祀天也冬圓丘春祈
谷夏大雩臣享帝則秋祭也唐虞三代以來典
制雖失而祀義則同簡冊具存班臣可考我

皇上乘乾御宇敬

天勅臣祈谷冬祀祫大禮每歲

躬親臣護

特舉

常事示由民於禘亦去古制今備記了孔明千

載一財也可猶去舉行左季秋享

帝大祀

耳臣聞雲禘也禘百谷之而也享報也報百谷

之祭也有禘必有報祭之禮也且亥祭天所以

法天四渎備而由乾四財具而第歲秋享之祭協

嘉禘以伸崇報歲祀全而天人和合

聖天子

隆舉秋禮端左

今日

臣謹按季秋享帝之文載左月令而秋祀昊

天上帝開元禮名復可稽程子云古者一年之

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禘谷夏則恐旱

曠而大雲以五秋別明堂冬別園丘皆人君由
民之心也欽惟我

皇上愛育黎元有加云已當夫考室告成普天樂
皆

上天錫佑之具仰祈

皇上舉行季秋享

帝大祀以答

天庥以合於四時備祭之義洽四海之歡心益展

聖主故

天勅臣等百司羣僚曷勝欣舞至其規制似文之詳

仰祈

執下
禮臣敬謹具議恭呈

奏

要在酌古宜今斯所由式來并而光前謀者也

但幸際禮樂好備之時承乏執事奔走未暇

獻芻蕘用抒忱悃云任悚惕屏營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行禮祭乾隆十八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倬一級留任臣曹秀先謹

奏為陳能動物泣度好主敬行鄙見恭祈

聖鑒臣竊觀邇來近畿郡縣蝗災間發仰蒙我
皇上特旨遣大臣侍衛勸督地方司實力撲捕
天德悚切愆賞攸昭毋令滋生貽害田稼似此視民
如傷誠求保赤之心固

上天可垂鑒下民可共感者臣嘗讀小雅大田之詩曰去
其螟螣及凡蠹賊會害我田穡田祖予神秉畀
炎火蓋言致禱於神默除害也唐臣姚崇遣使

捕蝗引此為証。夜中設火，遠掘坑，且焚且瘞。宋
臣朱臺，亦以爲古之遺法如此。他若傅芳詩云：
蝗不入坑，又或一夕飛沈東海。未必概而附會。
而孔子燔祭七日，昆蟲宋儒陳澧注，曰：螟蝗之
屬，只知螟蝗之類，亦以其於祭也。蓋以未物類
雖微，亦受一命。物性雖毒，咸極於誅。易中孚之
象曰：信及豚魚。前聖所以幽明合契，是以驅斥
祭蠶，蠶捕文禱祀。著之於微，今蝗蝻鳴，蛙蛇然
並生，帽之蠕之，不可勝計。要名亦造物之微。
命，實女害我田稼。若我百姓，勢不得不通古法。

竭之撲捕然食苗名死不食苗名死此乃傷法
俱窮之時也臣請思螟蝗治典於祭之義雖當
當蜡索曷若及時前年夏間少雨官司禱求不
聞微臣迫我

皇上虔祈甘露生沛澍且足以極

天誨自可以動物敢具

皇上恭發之暇

御製祭文一道頒發郡縣還弓蝗蝻之地即行敬謹

勝莫虔具酒楮帳幕焚香告祭於神俾蠢蠢蝗
蝻限以一日二日遁跡於荒曠之野宿莽之墟

九逝生命逾限不用命官吏鄉保勿信人教

竭力撲滅既以度

聖人

好生之德自當切于民活命之謀臣料田祖弓
神陰相除殄必不讓留遺育以深擾於青疇綠
野中也而否仍於冬令考稽故典舉行蜡祭
以合禮經之義恭候

皇上
欽定抑臣更乞詔及旧時州縣捕蝗身係捐办

今奉

是旨

許令善公該州縣更不得藉口言力但一法立即
一獎生州縣素必振身上司可以共振身駁結往

返文不系牒請副設捕蝗時在募友役用支鈔
粮汝令同陳教職佐雅一面合同給費一面印發
考名押開振該管上司查核公案銷收准由官
批並飛飭不得做手家口人書吏收泚混冒以
往年

恩賜絹線米糶賑等件尚以冒錯其弊不可不預
防也臣言是是否可採伏祈

聖上睿鑒訓示

請留齋宮舊制 乾隆四年

禮科給事中稽察與平倉臣鹿邁祖謹

奏 為 敬陳芻蕘 仰祈

睿鑒事 本年四月二十八日 准太常寺移會內閣 為查
訪鈔糧五 四月二十五日 本寺查稱 臣寺於乾隆
四年三月十五日 奉 該部

天壇

地壇

朝日壇

夕月壇 刁憂 細戶

齋宮折以七治。至折下。用料內。加弓楠木。交內務
首收貯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臣
寺於內。

壇面修理。應用甘因具。應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謹查。得。四。委。

齋宮殿宇。大小房屋。共計。十七間。週圍牆垣。折長。五百三
十六丈三尺。折高一丈三尺。折厚五尺。

天壇內

齋宮內外護河二道。共長三百五十二丈。折寬三丈。深

一丈四尺。石橋座。以座週圍。欄板。橋面。均皆。皆。皆。

卸。護河用土填平。照例約估匠夫車伊等
項共需用銀二百二十九兩八分二釐。鈔九千九
百三十一串五思字五九伏候。

命下。仍該用銀鈔行文戶工部。務取應用。毋因其差
奉

旨。知道了。相應知會。各因前來。臣伏思典禮莫隆于
郊壇。而

享殿之外。創主

齋宮。爰書整齊。以敬先王。禮藹之志。今齋宿文主

大內。而

園丘

方澤。曰規仍而不改。昭悟也。非太常寺奏稱。曰竊曰。被

齋宮。傳行抄去。其抄部之費。計步餘金。臣累以日現

折之不易。益知創構之維艱。予存之念。換於
事。抗當慎。重。逢。四。况。予。典。禮。使。閔。耶。竊。思。典。生
廉。步。餘。幣。金。以。毀

齋宮。云寧仍原原否

齋宮。以存旧制。再該寺奏稱。抄部木交內。務官收
貯。備用。其。餘。堪。用。未。植。磚。瓦。甘。項。存。貯。該。寺。於

也

壇廟修禋应用等語竊見我

皇上

天尊

祖至

壇廟之

至極何惜此朽存之木植以供

用至留先別汝公用尤屬允宜臣備爰禮垣稽
查禮部太常寺輟轉思維似不如仍回
便臣易茅之免冒昧陳請伏祈

聖明鑒察

禮典疏 順治十七年

刑科給事中 臣 粘本 盛 謹

奏 為 禮典 仙始 道統 似闕 恭 行

審 鑒 聖 心 以 光 盛 治 乞 宥 惟

國 之 大 事 立 祀 神 人 所 共 鑒 瞻 甚 盛 舉 也 我

皇 上 教

天 勸 必 死 臣 祭 告 不 憚 勞 瘁 必 行

親 臨 仰 見 我

皇 上 教 崇 祀 典 之 至 未 臣 愚 見 所 及 乞 禮 典 以 闕 應 行

鑒 在 謹 按 陳 以 備

審鑿

採擇亦其一由北嶽之禮典當設也禮記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陪祀

方澤見

嶽鎮海濱皆配祭焉正典禮記相符書言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而恒山也考廣輿記大同方澤源州乃恒山水經理之玄嶽其山高接雲漢怒崖峭壁身產奇花異草殊域中奧區也汝仿傳恒嶽之石在玄鎮定之曲陽縣汝昌神寺遂初祀曲陽玄渾源恒嶽表自唐虞允為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建祀止左曲陽駕言石不實白堯唐不經載考石晉川山雲與契州渾源

不立於黃道，亦未及混一，仍祀曲陽，如因循。
就簡之蓋，似此一統或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澤
源於四嶽，為正北，而曲陽猶在東，且建都于燕，
曲陽乃在京師之南，而澤源正左京師之北，豈為
國家藩屏，且其洞爇，聲靈佑神，靈之所據，宅在
國庇，民莫大於此，既稱九嶽，而禮祀弗及，尤為
缺典，况我

朝統
一季夏，版圖蓋於前代，不祀澤源，而僅祀曲陽，
尤為未協，伏乞

睿鑒
勅部酌議，鑿正以昭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實為

所教亦其一由周公之礼典当议也臣按道统在

治统之可由开也我

皇上励精苦治究心理学作君惠以作师大学释是

親詣行礼

皇上崇尚聖學由天下臣民倡道莫先志然臣見

道统之傳步明會典開載經筵致祭礼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於女

華殿之末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臣請用孔

之道而敷陳之今夫道统之傳世過以經周公

制礼作樂最為明備而於易及大象文辭之繫

詩曰邠風文王之什考自多方大誥之篇是周
公之易象詩書禮樂以俟夫子之刪定贊修尤
彰明較著矣迨世道衰微而後孔子春秋作志
是以孔子曰久矣吾不獲夢見周公孟子曰悅
周公仲尼之賢道叙存心之統則曰思兼三王
以施四子明道統之傳蓋明自周公而紹述自
孔子故性理有曰孔子以統於周公者也臣若
任汝陽率官丁祭之後於西部祭賢祠見周公
德焉以伯禽為配而天下學宮未及祀周公學
人雖以美牆之慕會從瞻拜心竊憐之及考之

考傳自孔子以前曰先聖先師皆以作君在也
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是禮生都
顯位沒祭大臣墓。三代以來學校之制漸
淪。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左可視
以祭。又先師在。於秦漢以來始有之。如漢高帝
追尊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於魯之
始。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
辟雍。此祀孔子於太學之始。元魏又武帝建宣
尼廟。別勅有司行荐享之禮。此郡國及司馬立
廟薦享之始。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

公孔子^廟於一可。四時致祭。此周公孔子^廟立廟之始。至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甘詔武注中詔釋奠於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於理。未合。至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迨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該倂周公。於孔子為先聖。以殷回配之。此專祀孔子為先聖之始。明祭法邱傭。祀孔子道大不可加。以謚考。宜稱曰先師孔子。此以孔子為先師之始。由此觀之。昔之君長政教之。我不多。故君而尊師之位。後世以布衣位。乃括之師之名。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為天下道統之宗。崇祀學宮。已
久。今欲以學宮中置周公一位。以遂學人瞻拜之
誼。又難其地。臣再四思維。孔子既稱治統于周公。
是孔子之聖。周公傳之也。傳聖之功。與啟聖之功。
均尚不朽。請乞

霽裁
勅部議自

國學以及天下郡邑學宮。酌定周公祠曰傳聖祠。
如啓聖祠例。春秋祭祀。儀文亦如之。查及學宮
皆以尊經閣。設一亭。或就此中酌設。更亦省費。
而通行也。會編謹陳。伏乞。一旦舉行。周公之

灵未振来故且孔子夢病之誅也然祭而式
臨之天下郡好有司博士弟子入庙典祭在幅
然現感於周公孔子之道蒸然敷忠孝之風
醜禮之儀不難矣可位道僅几筵蓋蓋之間
哉臣按此二字子皆於治統道統之間

皇上舉而行之實萬世之盛典也

登正北海祀典 康熙二十六年

副都御史徐元拱謹

臣告祭北海之方位在請登正以重祀典。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典北海於涿州。即今河南首崇望祀北海于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于懷慶府也。我

朝

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諸由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猶宋明之間。而望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允宋土。即

出園門而望北一祭。先權宜之計。自明定燕京。仍
往南而祭北。法我

朝因之。殆他宅中以淮四海之義。伏查北鎮暨玄岡
山。左在天育。屬大母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北
海系况

或京世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隸隸。

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泝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鳴

綠。証江。名今朝宗。於海。別北海之祭。不應仍左懷
慶。此祀典之宜。變心去。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
本。或題請改祭北岳於澤潞州。伏祈

勅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宜於迤邐近湯地界以正方位
而重祀典

請釐定堯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不竊臣今年春

命祭告秦蜀回道山四平陽訪得帝堯陵城東約七十里

所經陝山澗一帶尋春

命典試江南。過東平，訪向可祭堯陵於州東北二十里。蓋

泉山之。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擢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曹濮間，可祭
之堯陵。今臣等所攝平陽堯陵，石刻以軸，敬謹恭
呈別摺錄，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殊因自誤，加
貼黃籤，以便

御覽。並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按臣岳濬，請東平堯
陵，改祀濮州。原堯志，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卿，並
旨，設大理寺卿尹嘉銓，查平陽堯陵，原志於後。臣等由
查平陽所訪，曰帝堯陵，面奉

諭旨

許臣次第查考今臣遍考諸書詳擇史記由凶敬

為我

皇上

陳之墨子克北教八狄道死葬瑩山之陰
西教七戎道死葬荀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秋山之
陽一名崇山二說似不可稽惟呂氏春秋云堯葬於
谷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詎侯荀辯士如荀
卿之後蓋荀而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之者
所同集論以爲八說之論十二記二十餘篇以爲
備天地事物古今之不足者曰呂氏春秋述孟桓刑
其傷濕故迂：按五帝本紀於堯名不韋莫所

未嘗采各林之說。然亦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
女體例。有以如古帝王都於其所。則葬於其所。
故迂之不若然。因文也。五帝本紀。黃帝既云未嘗
寧居。又云邑於涿鹿之阿。迂從往來。云嘗居。以
師兵。子學術。是黃帝之都。云常處也。未云黃
帝崩葬橋山。惟以黃帝之都。云常處。故必書其
葬所。此^上史例也。止於左。禘書。伯載齊公孫卿。黃
帝上天之云。而於本紀。自書葬橋山。既又迂之。特
葬。已。於是帝頌。項帝崇。帝克。皆不書。女以都。不
書。女葬所。帝頌。項帝崇。之。不書。猶少曰。國女。居

文帝克高，貢曰莫州。夏本紀云：禹行自莫州始。
後儒以禹尊京師，五子之教，惟彼陶唐，有此莫方。
尚書其石曰：攸然，則克之，都莫，亦云也。克授禹
舜，授禹，皆都莫州，而遷於帝舜，則曰：跖帝位。
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
惟以舜都莫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言其葬所，與
文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臣竊云：正文及蓋以司馬
遷後，詔書之言，克陵如皇覽，如帝王世紀，皆此如呂
氏嘉秋，皆見於劉宗裴駟史記集解，以注入
於史記不采，口不常秀，其以之下，遂不終煩。

不一臣謹訪以史記不舉古不舉先葬谷林之說而先按該寺正女以既明女條例夏本紀帝禹東巡狩於會稽而崩則不於其可都、吳州矣故必書其葬可然女亦葬於也乃於贊語云或言禹崩命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在會計也此則女帝家之俗若此猶云言及蓋慎古也於其葬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之書葬凡三而女詞及別要之不崩於其可都故其書葬則一然則竟之都於其可而葬於其可不書葬所以思矣殷帝紀湯始居亳漢先王居

劉湯部亮矣。然文廟不書葬，則部在武可而葬於武可矣。周考紀既曰武王至，贊語又云周漢都。宣統武王之廟不書葬，而先皇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文王墓也。贊語又云何禮周公葬我畢之左。錫東南杜中，此皆旁見之法。臣今年春

命

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以見周公太公伯

禽從葬之墓，皆在平陽原上。則周之都於武可而葬于武可，故不書。實與殷陽帝堯不書葬之例一也。則帝堯之都於平陽而葬於平陽，所以信矣。司馬遷云，古書無堯以來而百家言堯帝，其文

不雅馴。故迂以上本紀。又例如是。至於秦漢。別述
矣。其可。石表。又。子。以例。女。前也。臣。謹。再。歷。辨。詔。書。之
記。於。彼。自。呂。氏。妻。秋。始。云。竟。葬。谷。林。司。馬。遷。難。不。來。於
史。記。而。又。說。已。海。岱。司。馬。遷。武。帝。時。人。歷。昭。帝。宣。帝。
至。元。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歷。叙。竟。葬。濟。陰。卯
地。皆。小。段。湯。矣。葬。矣。且。云。武。周。公。葬。於。畢。皆。云。卯
地。之。變。別。實。異。臣。所。見。之。卯。地。高。大。不。合。律。向。是。祇
主。甚。言。落。葬。然。必。考。地。志。又。云。竟。葬。濟。陰。別。沿。此
於。呂。氏。妻。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女。帝。好。學。王
家。穆。裴。女。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變。云

堯冢在濟陰碓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考經籍
志皇覽一百二十堯如星之布則必角必濫矣今文
書不存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東去縣
十里以臣所見太公墓實葬于周之單原文王陵左
周公墓在且禮記太公亦在魯邱比及五世皆及葬
於周以此思之皇覽所言未可全信晉皇甫謐作
帝王世紀仍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碓陽西北四十
里臣謹據史記古文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若
葬地而小注寫駟乘皇覽曰堯葬在濟陰碓陽
劉向曰堯葬濟陰碓陽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

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陳陽竟都平陽於晉爲唐
國此皆劉宗裴駟章合詒書之說相承而劉向
信邱墟皆小已化曲邱城山以故汝此詒書之常
引在至理與心史相符心史司馬遷未嘗斥也汝
漢班固以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永帝建初
中始著班固前生劉向百二十餘年汝仍地理志
正史惟考成陽而唐教師古又於其下注云云
寇灵台班固未嘗斥是莫妄也至劉宗范蔚宗心
漢書郡國志乃直書成陽以是家灵台考蔚宗八
未考第而卒汝補志乃蕭第之劉昭而教師古又

已引郡國志以注地理志如此糾紛蓋魏之皇覽晉
之帝王世紀其說方濬恒也然則濬恒如晉書地理志之
作於唐及宋史禮志凡書引濬恒竟誤於晉說者
臣不知不自可致辨以上版

聖听

臣竊讀清再疏明史亦後漢書孝帝本紀之和二年
東狩後之在初唐竟於成陽靈台此山也蓋自劉向
名堂攝占氏春秋班固雜志之宋然其說之行闕
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定宜由竟冢又聞
三十九年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遣使在初唐於成
陽此名波漢書正史是即乾隆元年山東按臣岳

濟南訪堯陵由東平改祀濮州也

國祚有大典禮行告祭之至此臣從蒞在山東財所
遠賸於平野，且云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能
帝堯在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何而
遠奠於濮州，而沙其乃如是，乃訪自平陽，堯陵之
靈境蒙

異許

臣次第查考，然後知濮州沙裡濟陰成陽，委確
也。堯冢也。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刻宋洪造隸釋，皆
列波漢堯祠，祈雨碑，修跋云：碑云：延熹十年，仲
夏二月，陽氣浸燠，又云：享祀尊神，又云：孟百君

知克精灵，典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西祠而於克
祠也。克祠在濟陰郡，造跋云：古濟陰太守孟郁修
克廟碑，臣掇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克祠
碑，修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克在，蓋昔世之至
王也。又云：李樹連枝，生於克祠。熹平四年建，臣掇
熹平四年，灵帝時也。又後漢克母碑，修跋云：其文
畧曰：慶都僂沒，蓋葬於莽，欲人莫知，名曰灵台，上
立黃屋，不可奉祠。臣掇此例，後云故廷尉湯惟
空附會之辭。大漢克之苗胤，當修克祠於是。修跋皇覽云：克
冢在濟陰成陽呂氏妻秋云：克葬穀林，皇甫謐

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注云云克
母葬焉惟見於此碑蓋名葬於陽也而注云易曰
城陽惟此碑由來陽遠跋云右成陽灵台碑灵帝
建寧五年立与堯碑二碑比立成陽於是遠據漢
地志濟陰成陽与堯冢灵台不明言灵台为堯
母冢也查帝紀元和二年使人在唐堯於第
陽灵台注引郭缘生述征記曰來陽有堯陵之
南一里乃堯母慶都陵稱曰灵台按此則与碑
合灵台即堯冢明矣

臣按此今汝漢水本注云郭缘生述征
記曰來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
上右視右堯母陵依名灵台大塚若云來陽也臣謹據右第一
堯陵一南一里之句不知漢廷所據在何處

碑第二碑修其遠可跋確是意廟為祠第三碑名
云當修為祠修跋此碑似覺恍惚竟毋葬處乃引
皇鑒呂氏春秋皇甫謐而云名莫來階在志祀
帝竟蓋虛祠也若修可收之碑又確叙竟家
則何必引不以出據至跋此碑云灵台直竟家
明矣蓋仿章紀之朱陽灵台而宜闢郡國志之
祠與竟毋灵台而志崇竟家臣又喪考隸釋
可載孟郁修竟廟碑云聞帝竟陵至朱陽遺尸
曾據其中宥祠又云与西宮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
因祀廟修廟而先以靈祠敘佐而題耀之故曰聞

若所居陵即此地。叙氏子伯必曰。聞又云。霍考堯
初碑云。漢曰興造主靈廟。以一太牢。後祠。又云。乃共
主壇。碑刊碑紀石。是因在廷。為而後壇。碑。亦
堂。其先。乃。靈也。蓋。是。陵。未。知。室。也。而。人。之。欲。以
為。陵。於。濟。陰。年。陽。也。室。女。敬。全。之。誨。然。則。帝
之。初。唐。堯。於。年。陽。也。祠。女。廟。也。安。帝。之。初。唐
堯。於。年。陽。也。祀。祠。女。陵。也。而。後。此。之。引。後。漢。之
三。碑。與。皇。也。帝。王。世。紀。諸。書。相。附。在。並。不。詳。碑
及。以。分。別。祠。廟。陵。之。必。緣。好。矣。之。石。如。晉。時。所
出。竹。書。紀。年。云。帝。多。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也。

十年游居於陶一百有餘年。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南齊佐助可收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汝居唐曰陶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按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北。引竹書云。昔堯泣哀由舜可囚。又曰。偃朱故城。引竹書云。舜囚堯。浞偃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右谷林之說。左必欲附堯之嘗居濟陰。且涉於濟陰。則度必莫於濟陰矣。汝魏郡道堯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曰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曰堯妃中山夫人祠。然於汝結東云。考地餘狀。咸曰疎僻。蓋聞於吾於耳。自濟陰既當曰堯陵。好曰右附之堯。

母慶郡陵又附之中山夫人祔道元在洛魏時已

會可考驗概之以聞疑考疑然則洛陰之會充陵

傷矣臣考今其處惟在元祐世而世之引石經注川考竟

律書帝堯墓三字一碑

陵在但繫稱其券刻而脫畧其末尾殊失都道元可

以備引之考者東平初為陵宋開寶詔初竟在鄆

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初竟於東平祭文云

遣官奠祀修陵臣昨訪於泉山處陵在平地治立

一磚墻冢高四尺貼墻出小坎券去坎尺餘一雲紋紋

石片平其上左右券各鑲一石片如擁護然臣於石

片缺玉仰瞻聚土致落片鈔傳零石而然墻小坎生

草一堆其地之步稍左片東門山西門山斜走缺斷
畧云懷抱如此此帝克奠于此矣濟陽故祀濮州
礼臣議誰不為去也至尹嘉餘之在平陽考括
未備起臣議教自當慎守旧典今臣考得汾源王充以
為克奠冀州此語僅見於南宋羅泌路史女子羅
革之注且以子孫之其蓋右清陰之說在必廢平陽
之說別此語蓋實也臣又考得北史魏孝文帝奔紀
太和十六年祠克於平陽此名祠在廟二十一年平
陽遣使以以太牢祭唐克此當祭於陵先是二十年
遣使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蓋

慶二年帝至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汝魏
孝文帝陵蓋凡古祠在當是處凡有祭在當是陵
或在孝文帝時猶常修祀於平陽而都道之父都範者
父可任用道之世宣武孝昭之時亦修祀之於濟陰已
云同終書疑然則平陽之蹟猶日昭灼而濟陰之
蹟固已渺茫矣且孝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劉
宋蕭齊之延熹可以濟陰之一說自沿於劉宋裴駟
而孝文之太牢自行於冀州滹郡臣按滹水郡郡
志平陽滹水郡
據此則後此如唐開之五年詔禱會量祠免
平陽之見於史在臣亦不敢以外以上灼

聖听

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房山也。今年臣嘗

思遠

祭堯帝陵於中却却橋山。見橋山之灵境。犹未觸地中

房山之義。及見陵於陔山。与堯帝陵各形勢而氣
象同。易曰地中房山。乃知四周山高。裏起。憑女廻環曲
抄。不斷於女入室。如入地中。衣及見女山。乃安於地上。
水自深於地中。蓋地至山中也。臣嘗簡明之筆。謹
瑛陈兩山之形勢。勝。商水左橋山東。自北流南入空
君卦境。抄而西。以北趨黃河。延綏慶陽之間。有山
曰西山。延長一千二百里。以起曲橋山。穹然橫亘九里。堯
帝葬穹交下。古栢千株。女步平出。別主土立下際。

水之行路也。其後羣蓋三峯擁之。三峯壅下。即起橋山。其狀斷去。像一石。形象可認。造峽也。四圍而中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連後峯。皆而出。主土以狀休。十數里迴於荷。由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黃石。其下。坦如開懷。橫壘小土山八九座。皆與橋山勢相讓。相合。又環而左。際水山脚。有。抱於橋山左。而迤峯。皆左之山脚。必與相錯。蓋自右迴步。轉左。溪赴溪之高。山四周如環。其頂如平坦。而平頂之外。有一峯尖。四周之內。全一轟石。突列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下。水鑿空。直然皆地也。可最神在右山肩。有一水曰。以。

水先少一流入峽之石中。出於左而奔。其右之一流。居於地中。自後而前。後自右而左。道中部縣。務橋山。奔於左川。趨波。恰與峽中出穴會。蓋一水之分。而後合。此一竅也。左者又蓋一水。俱合橋山左膝。左曲出川。合蕨水。而左折於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橋山。西經羅州。南兩山。狹隘中。二百餘里。東北而上。地長百里。之高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道此。逶迤北折。兩山相夾。不啻入於地中。知兒橋山矣。灑定。竟陵。平陽。俱東北。四十里。村徑漸狹。而坦。石坊曰。竟天。絕天。於是土山。狹夾入。蓋土門。漸坦。漸下。水入地中。知兒左右土。

山皆壁立，村居徒作，寬窄隨溪，其外西也。遠山環之，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存之壁立，乃隄背之也。山勢亦由隄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於左三十里，其坎參差不斷，而入其當由右也。左之壁立，乃隄之左山，右肩衝勢，自東而西，以出於右三十里，其坎參差不斷，而入其當由左也。蓋其隄南面也。左右之相距至窄，其險亦不太寬，而兩壁之互，云可以眺而公也。而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為坎，澗則大小其石，層疊于下，其上立土為坎，更入更高，左之壘石，接身于右，祇一

路跨水，左右至於隄止。

臣按山名曰隘，其於水也。

中水曰

大石脚，高低層疊，湍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
且多，水衝下矣，再入大壑，大岩左右逼水，行云隙
變，其上大石灘，落石再入，再拔石身，水氣少而控
作，行於巖上，俯听水聲，於是徑益仄，崖愈峻，乃
高石壁列左，如拔而右，名蒼然，高峻如大川，嶽鴻濛
象象也，乃大石平出，壑立之土攻下，或盤陀石，疊
疊十數層，或小方石，壑十數層，於是大平石左
而出，右而出水，屈曲如閭，蓋自山口以入，不啻入於
地方，乃大括大於高壑大峽中，以入於右，古相水
蒼虬，則見陵山矣，陵山純土，其左女奔，直下際水。

艾石低起許，七種作也。其上平如地，三百餘步，後擁五峯，因次連極，小方石疊築，名不見後山之頂。五峯垂下，起為翠阜，左頂高一曰五十八，右頂及艾尖，度二日餘步，再生之氣，益然和粹，神即立焉。艾芽枕在小嶺三楹，兩崖各三楹，蓋此一日五十八。天然之土，安於平如地之山上也。艾南對面之山，十數小園，峰如回依，下為石橋，階水皆盤陀，艾石比至，陸步盤陀，艾石廣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配，然可最神矣。一水自凌山之背，後山之根，夾出於左而右轉，至主工之左，腰轉步過石。

而漢出於蘇州高壑大峽間矣一流三十里出於外
口之左若至此水別三十里至於陵山氣寒不通終
古荒絕也若此水別至於陵山且路他出矣臣敢謹
陳陳兩山仰祈

聖

旨鑒

臣等臣女臣相度營建不必相同而窠戶
相同之形勝臣謹按嶽山之宮春和碑名云穀林
之說。特出於皇甫士安之傳。又云蹤跡昭基元碑
所紀。猶以沈氏。明碑云。徽唐太宗像。平陽表云。奉
太宗征遼。過此拜於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然
李陶唐。發心援附。別充陵。當日耳相像。安至

陽唐太宗起於太原必捨平陽。蓋處自塑像。何
人物以塑於荒陵。明碑又去。七日於廟而祭之。荒山
之中。蓋其時方祀堯陵於東平。何敢補言也。堯
堯之神。既自左宇宙間。名何釋乎。山東山西。帝堯之
陵。天地皆收祐之。豈有或然之靈。然求其真而數
實。卷過

皇上又司於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明麻暢。來去
翠華。巡幸五台。堯陵遠山。西界中。芬在臣仰聆
諭旨。從步。收賊之波。

聖心常念。堯陵。當左平陽。物以形遠。葬山東之子。臣

所考大段如是伏祈

聖裁

堂字四千一日餘年久遠之蹟實名天心石符閣

唐氏之遠近臣與之同訊口耳相傳故樂道
它特金碑泰和碑所云蹤跡昭著也臣念陳
倉後戰慄悚惶伏祈

睿鑒施行

會議充陵仍祀濮州疏乾隆四十五年

大學士何桂芬謹

奏為

旨會議其臣子內閣抄出禮部左侍郎錢載奏請

釐定充陵一摺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臣等謹按禮經凡

祭以女舉之英釀庶也鄭氏注云為女填種也

迂使不載帝堯葬焉然自秦漢魏晉以來如呂

氏嘉秋皇覽帝王世紀諸書家記載多主濟

陰陽女地隸今濮州亦有言及平陽者今該侍

郎以光都平陽由葬于平陽遂由史家体例凡帝王
幸紀都於其所葬于其所不書葬且禮源序帝位
後在祠唐光於陽城靈台凡石祠在皆是廟魏孝
文帝至平陽遣使在以太牢祭唐光凡書祭在皆是
陵此特朕度之辭考之前人並合此論臣甘伏考
五帝本紀以由書葬石祠其軼乃時之見於他說
帝頌頌帝嘗帝竟皆闕不書葬蓋云慎也且禹
印都少邑夏本紀于贊中既補叙禹葬合葬而
周都望鈺周幸紀贊中又言周公葬我畢如該
侍郎之說此身自亂文例况洛都于亳洛陵左

今山西崇河從荀延臣議駁原任大理寺卿尹嘉祿
條奏中已正女祀尤不得援湯不考葬稱爲史例
且秦漢又書葬此女與北史例更爲明甚至祠之與
祭義卒相通後漢書孝帝孝紀元和二年後之
者初唐堯於博陽靈台女下女即云三月己丑祭
祠東海恭王陵在辰幸東平祠憲王陵不以祠
爲祠於廟北史魏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
以太牢祭唐堯下女即云四月唐申幸在門祭
夏禹癸丑幸蒲坂祭虞舜修堯舜及禹廟又
不以祭爲祭於陵臣等反覆尋繹於該傳即

原多。女禘引歐陽修集古錄。洪造隸釋。考禮儀
州充家。原屬傳於。然於平陽之。充陵究未別。已
實。撤。抄。不。經。可。載。既。云。城。陽。近。聖。考。家。又。云。城
陽。城。西。二。里。以。充。陵。又。有。充。陵。在。城。南。九。里。蓋。同
粹。若。粹。耳。郡。道。元。已。不。能。定。真。膺。于。千。載。之。茲。直
川。以。氏。劉。氏。皇。甫。氏。証。家。望。古。較。近。女。說。必。以。西
可。債。今。欲。改。定。自。漢。以。來。相。沿。之。旧。祀。而。僅。以。金
泰。和。以。後。之。碑。引。為。確。証。殊。為。慎。重。禮。典。之。道。
且。該。符。印。可。銘。為。碑。皆。萃。於。該。委。云。名。士。人。及。知
令。丞。倅。之。手。女。陵。與。廟。又。止。屬。道。流。費。福。甘。妙。化。

之可修葺。其碑文中。名云孝陵。至隆濟。據陽
傳之已久。不過欲往聖蹤。俱不誤。悔由兩存之論
耳。太妃另有確見。再該傳即於平陽。孝陵。傷陳
山川形勢。指為神境。此屬淺世。堪輿家言。考古在
未便引以為據。臣甘肅。昧之見。切以為考古之法。與
其附會而失其真。能圖終而循其舊。自古帝王
兆域。固有不能指定一委。在軒轅。陵在衡山。其
可聞而析山區。一上郡。媯州。皆有之。郭璞注山經
有云。帝王冢墓。宜乃定。地往之。漢見在。蓋聖人久
於其位。仁化廣及四海。言不衰思。乃自立位而終。

起工為冢，是以可至。至平陽，平陽之陵既有三處，而
之神，神所不至，不必挑一處以事之。譬諸鑿井，見泉
而禮泉，五星也。况濮州，是陵故址，為秦漢千百餘
年告祭之所，而古以經改于東平。恭逢我
皇上，柳極之惠，初時命主大臣詳考載記，重加鑿，以定
仍謹守舊章，帶身修，以昭信守。四十一年，漢經

廷議，凡遇

煇典，仍于濮州，頒祭。其平陽一陵，仿東平之例，由該地
方官以時展祀。其禮備舉，咸秩告文，以禮以
聖，聲靈之告，務謀如茲，以補前代專祀一處之闕。

聖紀

典自母庸再設紛更謹

再陳克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禮部侍郎 臣錢載謹

奏為再陳克陵恭摺

聖恩俯鑒竊臣謹

昔次第查考克陵考以平陽之克陵屬實濮州之克

陵屬實故禮具摺覆

奏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設駁
覆奏

旨依議欽此臣自應嘿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以
堯陵之有堯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字之妄然
即此一字之說禮教攸關臣謹再

奏
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實始於秦之呂不韋而牽
合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其陽
屬濟陰郡以信穀林之說實由於晉之皇甫謐
其亦駁濟陰成陽之妄也竊恐其在莫祥於後魏

郡道之水經注水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
陰萊陽西北四十里是為谷林臣謹按此即皇甫謐
之章三說而合之也又下接注云墨子以為堯北
教八狄道死葬梁山之陰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
陽一名崇山二說合殊以為萊陽近是堯冢也臣
謹按以為近是則萊陽之堯冢猶未見為確又
云今按小萊陽在成陽西南百里俗語以為因堯
塚土安蓋以為堯冢也臣謹按因堯塚本屬
竹市之荒唐况以為堯冢則道元之亦成陽
會堯冢而心能皇甫謐也蓋已太甚然後於其注

之又一段備言古成陽有勞陵有克母慶都陵
有中山友人祖俱祥里數其可證今在州則之
所真設有此說左也乃漢引郭緣生述征記所
引成陽勞陵中山友人祖克母慶都家俱祥里
數以兒今与古里數參差不合友祖而物後陵
也乃物後在何川今与古里數乃不合於是女
結東云考地誌狀咸由踈僻蓋聞摯書終耳知
並各郭緣生名概之矣臣謹擬此道元之三篇亦
駁臣所以信濮州之勞陵屬宐然臣之所以信
陽之勞陵屬宐在臣亦在謹擬漢司馬遷史記

五帝本紀夏殷周年紀正文之例，且於蓋因古不幸
列向皇甫謐之說，皆收於列宋裴駟史記集解。
以注入司馬遷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遷周
以葬本紀之例，古帝王都於女所，崩於女所，則葬
於女所，在皆不書葬，例以明之。即以女不崩於所
都，在必書葬以知之。如黃帝之遷，往來去常書。
則書葬於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於蒼梧之野。
則書葬於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而在會稽而
崩，則書云或曰禹會稽侯江，執計功而崩，因葬也。
命曰會稽，惟此二書，是然成例，且以是知帝堯之都

於平陽廟於平陽。即奠於平陽。故不書奠。則於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地已至於秦漢之世。迨而皆石奠。臣步奏云。不西川例。臣步奏也。又批波漢王充語。堯奠冀州。此語僅見於王充。臣步奏云。右穀林之說。必廢平陽之說。何以王充僅見此語。臣以是知堯都平陽。由冀州。則堯之廟於冀而奠於冀。實立平陽。又據平陽山。牙陵。明碑云。徵唐太宗像。此古名之碑。據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自有像而徵之。不必証也。即平陽志云。名物以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步奏云。唐太宗起

於太原必稔平陽若就自塑像治人何以塑像
於荒陵蓋唐太宗有產之德嘗自像於帝苑也
日陽山之陵則帝苑之陵猶未湮於唐太宗平
陽之世臣不知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陽山實為聖陵
況今陽山景境鴻臙氣象言可華飭飾此可遊
玩臣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見禮志以可見黃
帝之橋山此聖在伏奠

聖心

作鑒黃帝詔臣帝苑詔臣女所相度經營不必
相同而實乃相同之心此然親至其地不知
今廷臣皆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遂以

由可據臣敬謹戰栗伏祈

皇上

聖心

伯鑒宜司馬迂良史材正友之例。默不帶門下
客浮說之訛。亦皇甫謐牽合兩說之由。審郡道
元駿翻三龜之確。念唐太宗之李唐陶唐。罄心
援附。而惜王充之傳。終信。片語僅存。以對蒼
帝。勞之神明。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喜氣
尚存。之蹟。以振起人心。於為古。臣敬謹戰栗。共
摺伏祈

皇上
睿鑒

禮拜長白山神疏康熙十六年

內大臣覺羅武王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
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崇禮

跪
奏

旨看明長白山形勢恭疏奏

閱
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康熙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長白山係

本朝膏祥之地今乃世確知之人爾甘四人步赴鎮
守兀喇地方將軍要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

以

便酌量行礼，敕此欽遵。臣等即於五月廿四日起行，十四日抵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二十九日抵兀喇地方，恭宣。

上諭

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古妄，俱云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栽穆布魯，原係采獵之人，今已老退，因口稱我輩原在額赫納陰地方居住，我雖不識，長白山之類，中間我父云，如往獵于長白山脚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家，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納陰

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他言語。因訪問。雖不
由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至法
疏。我日。亦不知。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
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若赴
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遠
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所
有。獵戶。噶喇。古。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古。語
臣。甘。隨。議。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全。或
馬。匹。例。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
的。軍。巴。湯。可。載。一。船。未。在。額。赫。訥。陰。地。方。預。備。我

軍糧盡以便於後軍取用。將軍已湯云。大船不能過。

松沙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欽赫納陰。

預備。臣等即撥於二月廿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

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

大額異約。我軍乘此馬匹肥壯。這由陸路往者。俟

春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往納陰地

方。約定臣等帶領因山大薩布素。於以月初二日起

行。經過文海、庫沙、阿克山、庫勒納林、那爾薩河。

滸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

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澤河、敦之山、卓龍河等

至訥陰地方。江干不素。唱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
半月程達。七日齊至。因與因山大薩布素。我輩乘
小舟由江中迴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
兵馬匹。由危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收流而
下。前赴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達登去後。臣甘於十
一月日出額赫訥陰地方。因山大薩布素等。于初
十日已至。因可進會。詠一望林木。臣甘與因山大薩
布素商議。令薩布素因數年京喀達與識路
徑。之喀喇帶。領兵甲士二十名。前行伐木開路。
并詢水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日望見。

我許路程相度，的確奉報我輩住二日，忽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遠背步行去後，奉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壽亦來，報稱我百別大人相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身一百七十八里。昔語又續差艾喀亦報稱先差人亦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左之白光，昔語臣等趁未雨，之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喇大額里督捕珠蚌，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余在樹林中，摩揣間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以七聲，十七日雲霧迷

漫不知山在何處。因向鶴鳴宮尋路而行。途遇路
蹊。由此前進。直上長白山。山下見一宜園。園林密
中央平坦而圓。有草名曰木步。面有水。其林離
住扎雲半里方。盡自林盡。雲片白樺木。宛如栽
植。色木叢生。其花燦爛。臣甘隨務於彼雲住
扎。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髮可見。臣追等
近前跪誦

綸音

禮拜甫畢。雲霧開。山嶽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甘不勝
駭異。又正拉一路。山川躋攀。中間片平坦勝地。築
成臺基。遙望山形長滿。近觀地勢頗圓。可見片

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餘里，山頂有池，有五峯，
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澈，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
畔生草木，巨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百五十餘丈，地
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
女繞池詠事，勢若傾顛，頸駭瞻視，正前一峯較詠
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雪之有水，由右
流在別處，扣河，里兀喇河，右流在別處，大納陰沙
小納陰沙，繞山皆平林，遠望詠山皆依相視，畢祀
拜下山之際，峯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狝之鹿如
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因致奉京畢揚武

里等駐主之去。臣等不勝跼蹙。因此正左之食。此殆
山灵所賜。隨望山叩謝。收女七鹿。臣等上山之時。亦有
七人也。自得鹿之書。退去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
然雲霧迷山。臣等因訪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
日言旋。回視先中。見長白山之去。因雲霧濛濛。遂
不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納陰河。合流之雲。二
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納陰東流。合合之所。二
十八日。回行之際。適遇級別。

勅旨 臣等不勝歡欣。持讀

勅旨 感激靡忘。當經叩頭謝

恩沈

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跡乘小歸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圍白里險處唱爾漢險處噶大潭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河里大險處自渾險處乘一蒿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
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

皇上

洪福之可報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秀寧古塔等處地方於十二日五寧古塔備看會寧首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回京臣
等奉

命如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

之內。宜一日以滯。以見長白山。皆我

皇上故念

祖

宗。謀心。威。協。神。明。之。效。也。謹。疏

奏

聞

清告捷學宮疏康熙三十五年

國子監祭酒臣孫岳頓禮

聖策去遠

天威遠震凱旋振旅遠徵永清訪酌古制告捷學宮

竊惟自古帝王西國行民生恭行天討殷室克鬼方

以三年周與師伐獫狁未以親統大軍出險涉

遠不教十日而大功告成廓清沙漠又寫邊境如我

皇上之神武首出曼遠百王克也

皇上自柝柝以來剋平三逆掃蕩羣孽旬朔東西並

幸正朔乃有危事特噶尔丹在狡福出没播乱遂
陸逆天虐民冤左不赦

皇上念逆寇一日不功、遠祗一日不安、雖大臣務獲

視極而

審謀壯勳、中論不獲、且軍能皆出

天度括餉數十萬石、拯以四海生靈之命、綿

國家宏纒之庥、而天人叶应、自誓師以迄大捷、僅七日、

此永云烽火之警、呈此素、未乃大仁也、師出之日、水

凍草枯及

御蹕經臨、掘地則泉湧、牧馬則草肥、蓋天時地脈已早

決於

宸美之中且分布諸軍調度規畫並出

皇上之指授噶爾丹素而曾通自謂所以鬼聽不知

神策授定於前詔軍會合環擊擒斬殆盡餘孽就降

俘獲三萬是從來未有之大智也地最險遠

皇上親舉玉趾日進一險率教十萬軍踰天山渡瀚海

如履平地而走庫莊莫不忠義激者駑騰百倍

是沈未未有之大勇也凡屬臣民舉翹首

皇上迴鑒告來功以彰並烈臣一介腐儒荷當

聖恩簡推不獲効力塞外伏查禮記王制曰天子出征

執事器反釋奠於學以祝嘏告即事飲泮水之節
名曰禘之序臣在泮賦淑問於臯陶在泮賦因星三
代時皆告捷於學也

皇上建千古未及之功則漢唐未舉行之盛亦請自
皇上始之即不必片字於祝嘏而專行釋奠昭告

又而勅石太學原本以禮能由禮說不務與祭告

闕里並行則文治與武功永昭垂於千秋矣

國學加崇祀典疏康熙二十三年

巡視南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劉維禎謹

奏為敬推尊孔先師事

聖述仿

勅議加崇祀典以光垂焉世子臣竊惟我

皇上述孝性成道與天合紹堯舜之心傳闡孔孟之

微義近正肇奉東巡

駕臨闕里釋奠先師竊聞

皇上以魏之文為尊之身親行九叩又

特賜御蓋以旌先師之述俟昭示億年特與蓋哉

自漢唐以來崇儒重道未有如我

皇上

之孝一也臣竊思之闕里里衣先師之廟也太

學祀先師之廟也家廟既遊於常之榮則國學
之宜壇於常之典伏特於創唐開之向祀孔子出
用九宮壽用八佾如昭於茲化治年間又尊以循
十二選且自嘉清時後字啟夏易祀典改孔廟大祀
為中祀改十二選且為十八佾為六

國

為禮臣亦敢詳宣流於衆例相沿必公臣愚以祭

祀之選且佾舞皆當視主祭之人以為升降大祀
廟之祭

天子

可主也即歲時遠官皆

天子

所命也

皇上

臨雍釋奠又已恭謁致教矣以

天子

之命祀孔子而尚缺八佾十二籩豆之禮毋乃

皇上

崇祀先師之至者乎故自孔子而論則孔子止也

大夫而不由公侯也徒八佾不可即以佾名不宜用

自

朝廷

祀孔子而論則八佾十二籩豆何可減損也設孔子

自不當執張子致之邪說而當仰推

皇上

隆祀之盛心矣

初部的議先師大學祀典其遂且留舞合三酌據舊
制以爲宣式也禮天子祀崇不宜輕用別

皇上嘗已隆其祀於闕里之廟以京師太學乃

國之祀典哉友尊先師大名也制祀典大祀也臣願
皇上禮聘祗運而已

詔登正學宮從祀疏唐甄二十五年

擬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
直李振祖謹

為禮陳學宮陳程祀在行登正宜恭請

睿鑒定以昭畫一不伏遇我

皇上法天脩道尊聖崇德凡亥祀典制度大經大法無
不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原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駕幸闕里

敕撰志考

特頒宸翰、編懸各學、在於壇設五經博士、訪求先聖先
儒後人、

罷彼膠庠、

見流奕禩、寰宇之內、文昭翔洽、教化昌隆、洵為萬世

時、臣以庸材、猥膺

異敷、簡用督學江南、自視子以來、幸宜

聖化、振飭文風、振稱之思、每怪廣及、凡茲採訪、地方展

謁學宮、窺見各學、泮祀聖儒、位次、每有未盡、一也

而考之、會典、日本、定序、名、每有未安、蓋緣前代、以

祀之祠、時、每有草率、而未加詳定、訂、及、公議、定、通

行之波又因循而憚於更張凡所未協之妻前人
者勿议及但因未遇其時未以条陈釐正千秋有
待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觀

皇上重道之主又逢

勅修會典之日、謹宜及今釐正、臣敢言

皇上備陈之、如先儒左邱明、既允孔子弟子、不立先賢

之外、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則躡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

秦旭之上矣、公羊高、伏勝、名以先儒、而位居西廡

之三十一、三十二、則躡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

申極教吟之上矣。西廡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東廡。周儒穀梁赤之。亦西廡。王通隋唐人。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漢儒毛萇。右蒼杜子美。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頤。先於東廡。程灝。則以弟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宗元。不弟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宗之朱熹。名不宜先於東廡。汴宗之司馬光。即以一廡言之。而宗仁宗時之程頤。名不宜先於宗太宗時之於瑗。此皆舛錯甚明。中可若既上。因從前兩廡。禮先賢中間。經片議改議。

黜之人如東座則黜顏何改單点孔鯉共三位西座
則黜公伯寮秦冉申党改蘧伯玉林放顏季繇共六
位於是東座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座先賢如止
止二十九位當時設禮之人不知合叙兩座東西並進而
上各於東西兩座用魚貫之法就便外跡以敘西座
之儒躡出於東座爰儒之上查亂先次不惟列之
學宮先儒之靈祀亦不安也且載之金輿傳之千古秩
而存此草率之文實能可昭示

大興也此外尚有宗儒羅從彥李侗在受學楊時亦
先聖後實由朱子之師明為歷初年設壇設祀

上因五會興既華波、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宮多
未通行、其石重經增設在、亦以故增左波、故其位次
多列於朱基之下、且其列於明儒薛王陸胡之末
者、皆先例置、尤由故例、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唐第
三十一位先交秦允以下、兩套對叙、逐位遞遷、而後先
儒左邱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不同則論
年、依次定位、繕其高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
具題伏乞

皇上勅部詳加議覆恭請

聖裁酌定通行、臣省學校、凡其波記位次、錯悞不符在

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
由始盡一而

大典為代光昭矣

法定孟廟從門人乾隆二十年

衍聖公曰孔昭煥謹

由法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至竊惟查

國家尊禮先賢先儒列之祀典可以昭崇法也郊祀
亞聖廟宗政和五年詔定配享禮記以崇正配

從祀東廡九人公孫丑、浩、不害、陳臻、坐席、連、滕、公西赤、
郜子、高子、益、成、括、子叔、附、祀唐儒、韓愈、西廡八人、
孟仲子、充、虞、徐、碑、彭、更、成、邱、蒙、桃、應、李、孫、附
祀宋儒、孔道輔、謹、按、李、孫、子、叔、之、說、以、洪、祀、李、趙
岐、注、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為、鍾、之、言、而
李、孫、曰、吳、子、叔、名、疑、其、說、而、以、由、子、受、也、今、既、經
朱、子、註、明、引、李、孫、論、子、叔、疑、之、言、則、二、子、之、祀、似、亦
無、當、又

孔

子廟、旧、祀、林、放、於、荀、明、嘉、訪、聞、以、家、語、史、記、俱、不
載、弟、子、列、祀、禮、記、分、攝、高、子、論、語、孟、子、禮、記、曰、因、哉

高雙女如弟子所知，仙名應與林教之例，罷祀。
公告子論性，公曰性惡之言，益第括任齊，孟子
首未聞之語，別均祀孟門高弟矣。再

文

廟從祀神主，自前明嘉靖年間，議定去侯伯夷
爵，先賢則若先賢某子，先儒則若先儒某氏某
子，今相沿其制，乃孟廟配享，禮記各主尚俱存
秀考，若未協祀制，且愚見孟廟泚祀，似應罷去
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益第括東廡祀公孫丑，以
下五人，禘桃左次之，韓愈附之西廡，則祀若季以
下，以孔道輔附之配享，在則若其先賢，若正

子從祀左列統書先儒某氏某於孔制似也
妥協臣愚昧之見是否以當伏乞

勅下孔臣以覆施行